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七 三二

武林道士 楷 仙考 學

知北遊第二

齋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積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齋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郭註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无心不可與謀獨化者也

呂註正形則坐而繼一視則无妄窺故邪氣却而冲和歸也攝知則歸根一度則不淫神來舍則守形而不離也德美則充而同於初道歸則止而集乎虛新之積則不知其所之言未卒齋缺假寐則聞其言而體也彼衣行歌而去之悅其安之易也形槁心灰則寂之至真其實知以其无知也不以故自持則其生之道也後三句謂

其所自出吾不知其誰也

疑獨註形正則不伏視一則不淫故和理出焉攝知將以去知一度將以忘度故心虛而神來舍也唯其至和故德將為汝美唯其至虛故道將為汝居瞳然如新生之

積言其神全无求其故日新也言未卒齋缺假寐被衣喜其得道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化俱往也媒晦无心不可與謀與化為人

碧虛註體不邪目不滂則冲和集收知覺

簡法度則吉祥止然後衆美從而純白留瞳光及照視不浮外其道庶幾乎故耳聞可道神入妙門言下懸解凝寂若寐也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正形一視也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攝知一度也媒媒晦晦則德美无心而不可與謀則道居此皆歌頌齋缺之德容而假寐妙旨難以言盡也

下之廣居也瞳然无知而直視貌初生之積視而无心赤子亦然无求其故言不知其所以視者何也言未卒而寐語意相契不容言也實見此理之真事物不入於心矣媒晦茫忽貌彼既无心我有不容言者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善誨者立條必簡善學者受化必速正形一視所以檢外也攝知一度所以肅內也可謂條簡矣言未卒而睡寐則尤可謂速化者也瞳然如新生之積一句形容德美道居无心无為粹然與物相忘之狀最佳觀此可以知入道之方矣被衣行歌之辭與子貢讚漢陰丈人氣同人患在為謀府知主令也无心而不可與謀故歎美其得德謂世間无復有此人

舜問乎衣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
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
胡可得而有邪

郭註身非汝有而況无哉若身是汝有則
羨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令氣聚而生汝不
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
而自成非汝有也至於子孫亦氣自委結
而蟬蛻耳故其行處飲食皆在自然中來
強陽猶運動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
生也

○ 呂註觀天下之物得擅者莫若汝身而天
地之委形汝不得有而觀汝身之所存者
莫若乎生而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成
汝生之所本莫若乎性命而天地之委順
汝不能違其正觀汝之身知本无則則行
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味是皆
天地強陽之氣所為則所謂道者汝安得
而有之哉
疑獨註丞者古之得道人身者執道之若
而身屬乎造物之與奪則非我有是天地

之委形也身猶不能自有況於道乎非持
身也生與性命皆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
委順至於子孫亦其委蛇耳知其皆非汝
有則當任之自然故其行其處其食皆從
自然中來而不知所以然也天地強陽之
氣人稟之而生亦因之而死胡可得而有
邪

○ 碧虛註夫道視聽搏之不得果可得而有
乎身者塊然而自有豈汝之有哉答以既
云獨化即屬我有委隨也身且非汝有隨
天地之形而有生非汝有隨天地之和而
有性命非汝有隨天地之順而有子孫非
汝有隨天地之蛇而有故其行處食也皆
元氣鼓吹而動於汝何有哉
腐齋云委聚也四大假合曰委形陰陽成
和而物生曰委和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
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曰委蛇強陽
即生氣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
而非我有也圓覺經云今者妄身當在何
處便是此意不知所持无執著也

丞或云舜師諸解罕詳及續考碧虛子
音義註云古者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
前疑後丞蓋官名也此說明當夫道本
无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
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耳
曰生曰性亦然則子孫之為委蛇又可
知矣故其行處飲食一當任之自然天
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榮彼謝彼
死此生皆道之運化无極而物之受命
无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蓋明天地
造化无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而憐子
愛孫之感始可以入道矣此南華其切
為人脫離解鍊之要訣也

○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閑敢問至道老聃
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持擊而知
夫道實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
者卵生其來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四達
之皇皇也遊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遠耳目

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廣日月不得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善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匿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匿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嗜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美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敢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秩隨其天象紛乎究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无值辯不若默

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郭註曰冥冥曰无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无所資借形則猶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夫率自然之性遊无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寄精神於物表是以无門无房四達皇皇道遠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是以聖人斷棄知慧付之自然使各保止分容恣无量也與化俱者用物而不役已明道之賻物在於不賻而物自得言无功乃足稱道也无所偏名教然自放所遇而安了无功名反於宗者不逸末嗜醜物直聚氣耳死生猶未足殊况壽夭哉物无不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然其知慧自相齒當順所遇宜過而過調偶和合之謂帝王所與如此而已際駒忽然乃不足惜已生又死俱是化也死物不哀死類不悲解徒墮秩言其獨脫變化氤氳无為用心於其間

也不形形乃成務則不至然而塞之故得也

呂註精神於道猶為昭昭至道之極則冥冥物成生理則有倫其精甚真则无形也而萬物以形相生來往无迹四達皇皇也人而邀於此則休乎萬物之與體強思遠其用无方天地萬物之生成莫非是也夫博非知而辯非慧聖人已斷之蓋非益而損非損聖人之所保也淵乎其若海巍巍其紀有運有量非道之内萬物之所資非資於外也由是而求道得其所矣非陰非陽唯道是從直且為人與人同耳及宗與天同也嗜醜謂非所羨壽夭等觀堯桀美足分哉果敢有理萬物所同人倫相齒大道之序不違不守不取之謂調而應之德之所以曲成偶而應之道亦不考不鳴也帝王之所興起不過由此道耳人生如駒過隙莫可留止物哀人悲不明其未嘗生未嘗死故也解徒則弛張莫拘墮秩則卷舒无礙魂魄往而身從之言不出乎

大治不形之形形之不形衆人之所同知
非務其所將至也至則體之不至則論之
而已明見於道則無值故辨不若默其聞
於道則無聞故聞不若塞言者无言聽者
無聞此之謂大得也

疑獨註有實實之志然後有昭昭之功有
无形之道然後立有倫之事致一之謂精
不測之謂神萬物相生以形而所以相生
者此所謂精也故胎生卵生各正性命而
至精之妙出乎自然以不來為來不往為
往无門无房四達皇皇也知此道者四肢
耳目會於真理所以用心不勞應物无方
天地萬物之運行生化亦莫不由乎此若
夫以博辯為知慧者聖人已斷棄之而非
損益之所增減者則聖人之所保也與化
俱往而无窮供物之求而不乏物往資焉
而不匱此皆道之功用也中國有人謂聖
人非陰非陽言其測直且為人者適遇此
形非有意也故反於宗以觀物之變化生
者皆醇氣之暫聚耳世間果故皆有性命

之理人倫之華早長幼亦然調而應之者
天德偶而應之者人道帝王興起於此然
皆應世粗迹非聖人之妙用也夫人處世
間忽然而已出生入死如晝有夜而逐境
昧理從而悲哀之此皆束縛於親愛如弓

之在致書之在秩唯獨脫者則能墮解之
紛乎究乎魂氣无不之死則人之歸也不
形之形生而來也形之不形死而去也此
固人所共知非將至之務也謂生死之理
衆人亦能言之彼至命者則不論論則不
至也故辨不若默聞不若塞是得无所得
得之大也

碧虛註揚出於陰有生於无其理煥然精
神者冲妙之緒餘形質者和氣之土其故
錯雜類分胎卵莫俾也其來莫知孰謂之
迹其往莫測孰謂之崖出則徧滿於何為
門入則充盈於何為房无關无刺彌羅皇
皇也遇此冲妙之道者與天為一應物无
窮天不得不高四句皆指道混云云得一
是也夫以知詢道則所聞寡以慧答道則

其辭訥絕去知慧古人所取損益之所不
能加而辯乎觀魏也運量萬物而不遺者
先務其本非由外也故物往資焉而元匱
之此明冲妙之不益不損也直且為人道
貌天形也將反其宗入於寥天一嗜醇結

聚而為有生之物頃久復散為无枝奇天
爭是非皆妄情耳植物无情猶具陰陽之
理人品不易莫越先後之序聖人事至則
應既往則忘而欲興事務者未嘗不以調
和為德應偶為道也人生世間交臂易失
唯湛寂者无出入不化者无死生解注墮
秩即伏虎瀆離之義紛綸宛轉欲化不化
之間魂魄不守則百骸潰散神歸其宅也
不形之形不化者能化化形之不形化物
者不化也在形屬粗人皆知之得道者粗
妙皆忘矣注論則徒語其精粗而无所值
故聽止於耳而以不得為得也

腐齋云有倫可別萬物也无形造化也精
神在人者也萬物以形相生人禽皆在其
中人雖貴於物其生則同无門无房不可

尋求豈知所出入邪。遂索而見此道則體安思達。應物无方。自天地至萬物。四句形容微上。徹下无非。此道人以博辯為己能。而不知所以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為益。不以損為損。所保者在我外物不得而加焉。終則復始。應物无窮。未免乎有心有迹。物往資焉而不匱。則无心无迹矣。非陰非陽。不可以物名也。有人之形。而心遊物初。直寫形天地間耳。宗即物之初。嗜醜氣不順也。自其本初而觀。有形適足為累。百年之間。以天地比之。須臾而已。果哉。微物生有時。胡有種自然之理也。人倫有上下之相制。強弱之相凌。然同處世間。相為齒列。不違則順。之不守則化也。調和偶合。道德之自然。帝王興起。不越此理而已。出生入死。即往者仲來者。屈易所謂窮神知化是也。物自无而生。死又歸於无。本同一理。而人物自為悲衷。此有所包裏。而不知在袪泰之中。能自知覺。則解袪墜泰矣。紛究言其變化大歸。送其

真宅不形之形。不可見者。形之不形。體中不可見之形。釋氏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此事人皆知之。未能離形以求。故不得至學。者將極乎至。則所從事不止如斯。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此。又說高一層。話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道。不可以形迹求。則无值矣。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也。昭昭生於冥冥。至形本生於精明。天下之有生於无也。萬物以形相生。一生二。二生三。之義。來往无門。而四達皇皇。无非門也。思慮恟恟。而耳目聰明。无非用也。天地萬物。莫不由斯。則道之為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辯。為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已斷棄之矣。此章首所以先令捨擊知慮。而後告之。必至於世間。益損所不能加。則淵乎。巍巍終始。萬物運量。萬物而不遺。雕琢象形。而非巧也。物往資焉。而不匱。至无而供其求也。此其所以為道。較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言有无。死生。不得以係之。直且為人有

人之形。而无人之情。將及於宗。遊乎物初之謂也。人生乃一氣之結聚。雖考天不同。等須臾耳。奚足以分。充榮之是非。觀夫果。茲雖微。種類滋榮。各有條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亦然是以。聖人遇則順之。不違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已懷。曰。調曰。偶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德之間。此帝王之所興起。人民之所依賴者也。夫物之出機入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悲哀。未離乎自然之袪泰也。若以理燭破。則袪泰自解。魄往身從。乃大歸耳。何足哀耶。不形之形。出而生也。形之不形。入而死也。是人之所知。非將至而難明之事。眾所同論也。然理至則忘言。可言則未至。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若塞若然。此謂大得。則辯之與聞。失可知矣。運量萬物。而不匱。碧虛照數。人劉得一本作不道義長。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七